

## 婚姻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## 吕森不在家的日子汪露露格外难熬

汪露露哭哭啼啼地回到卧室坐在婴儿床边抚摸着霖霖,小家伙正光着小屁股扭头看着汪露露,突然给了她一个甜美的微笑。这是孩子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,汪露露既惊喜又难过。她好想叫吕森过来,告诉他孩子会笑了。可是,她做不到。

虽然很生气,吕森依然把做好的饭菜盛好放在餐桌上:“吃饭吧。”汪露露坐在原地不动。“吃饭吧,我看孩子。”吕森走到汪露露的身边,低头看霖霖。“宝宝乖,爸爸来了。”霖霖直盯着看着吕森。

换做从前,这顿饭打死汪露露都不吃。但现在不同了,为了霖霖,就算再生气,再不喜欢也要吃下去。汪露露坐在餐桌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,吃着吃着就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她回想刚刚自己说过的话,发现很伤人。她爱吕森,希望吕森多陪陪自己和孩子,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呢?是自己的命不好,还是自己太挑剔?

听到汪露露在哭,吕森抱起霖霖的同时叹了一口气。自己何尝不心疼汪露露。吕森也想哭,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。没想到有了孩子以后情况会变得如此复杂,月嫂在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,可她一走,所有的事情都往一块儿赶。“还是再雇一个人吧。”他暗想。

胡乱地吃过早餐,汪露露抹着眼泪回到卧室。只见吕森拿着摇铃美滋滋地在霖霖眼前摇来摇去,小家伙的脑袋跟着摇铃的方向摆动着。“乖,妈妈抱。”汪露露本想抱起孩子,可发现地上居然有水,再仔细一看,原来霖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尿了。天气炎热,牛秀芝白天一直未给孩子用过尿不湿和尿布,这就养成了孩子随处大小便的情况,不过她在的时候都是把尿的,现在她不在,就需要看护者格外注意,只要发现有尿就用小杯子接住。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就是,女孩直接尿到裤子上,男孩不知道要把尿喷到哪儿去。

“你怎么看的孩子?”汪露露指责吕森。“怎么了?”吕森不知原因。“孩子尿了你看不到吗?”汪露露一边给霖霖擦屁股,一边训斥着吕森。“我一直逗他玩,没注意啊。”吕森伸手帮忙,汪露露一把将他的手打到一旁。“用不着你。什么都干不好,连个孩子都看不好。你说你还能干什么?回家吧,别在这里碍眼。”带着气的汪露露恶狠狠地说着。“你会,你什么都行。你管吧。”从清早到现在,吕森一直在刻意讨好汪露露,可无论怎么做都不对,索性他不再忍让。

吕森转身回房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忙碌

的汪露露在换小裤子的同时还要看着霖霖,以免小家伙再尿。本以为吕森出去是找拖布帮忙擦地,哪承想他居然去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冲出房间,冲到吕森面前劈头盖脸地说:“你给我走,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回来。”

吕森也在气头上,随即顶撞:“你以为我愿意看到你啊?走就走。”他拿起准备好的提包快速走向房门,就在他低头穿鞋的时候,汪露露从地上捡起抹布,一把扔了过去,正好砸在吕森头上。她哭叫着:“滚!”“泼妇。”吕森骂了一句,“咣”的一声关上房门走掉了。

房间内响起两个人的哭声。霖霖哭得很惨,小脸憋得通红,嘴巴张得老大,五官全部皱在一起。汪露露心疼地抱着霖霖。她发现,孩子哭的时候,她更难过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母子连心。她后悔嫁给吕森,后悔当初没听父母的话。

吕森不在家的日子对汪露露来说格外难熬。本以为嫁为人妻以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,哪知现在有了孩子,汪露露又不得不再次和父母捆绑在一起。她讨厌目前的生活状态,讨厌每天对着孩子和永远洗不完的尿布,还有那些甩都甩不掉的唠叨,更讨厌那些品种繁多的汤汤水水。她觉得自己像一条困在鱼缸里的金鱼,每天不停地吐着泡泡,啃着玻璃缸壁上生长的寄生物,没有丝毫自由。

吕森走了以后,汪露露以为对方会在上车以后给自己发条信息或打个电话。可苦苦等了半天都没有结果。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换做从前,她肯定会大哭大闹一场,但现在不能。霖霖在身边打着小呼噜甜甜地睡着,汪明才在客厅里看电视,葛承艳长在厨房里不出来。无论汪露露做出什么举动,都会影响到这种和谐的局面。于是,她放弃了。关掉手机,索性陪霖霖一起睡觉。

而此时此刻的吕森正在家中忙得不可开交。在村子里但凡遇到吕森的村民,认识的,不认识的,全都向他打招呼。“吕家小二,生啦?”“生了!男孩!”吕森觉得自己又扬眉吐气了。第一次是考上大学的时候。被问多了,心情自然就好了。吕森开始不由自主地反省,他觉得自己在对待汪露露的态度上有些过分。

19



## 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## 侯卫东在益杨县买了一套房子

离开医院,侯卫东心里堵得慌。一个人在益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,他突然很想找人倾诉。可是回想起来,生活了六年的益杨城,真正能倾诉的对象却寥寥无几。这一段时间接触最多的是交通局的朱兵、刘维、梁必发等人。可是这几人是生意场上的朋友,并不适合将最软弱的一面暴露给他们。他不禁感叹道:“朋友千千万,知音无一人。”

经过汽车站时,侯卫东突然想到了段英。在益杨城,真正能谈些知心话的,似乎就只有刘坤的女朋友段英。可是她现在是刘坤的女朋友,以前的暧昧都成了过去。他就站在汽车站前的人行道上,发着呆。忽然,背后有人拍了他的肩膀,侯卫东如触电一样转过身。

“侯卫东,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?”想曹操,曹操到,段英身穿一件紫色风衣,出现在身后。侯卫东看清楚是段英,道:“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就到了身后,吓了我一跳。”一夜未眠,他眼睛满是血丝,胡子也长得飞快,看上去颇为憔悴。段英关心地问道:“出什么事了,这么憔悴。”侯卫东道:“走,找个地方,我请你吃饭。”段英道:“现在才过四点,吃饭还早。我知道一个茶室,最安静,我请你喝茶。”

这是一个幽雅的茶楼,进了茶室,一个穿唐装的女孩子泡了一壶铁观音,就退了出去。背景音乐是隐约的古筝,古筝如风,慢慢地吹动着竹林。

品茶,听音乐,侯卫东将昨夜的案子给段英讲了。段英听得花容色变,手指捏得紧紧的。

侯卫东讲出了心里话,也就完全放松下来。他打量了一下段英,笑了笑。段英摸了摸自己的脸,道:“我脸上脏吗,你笑什么笑?”“我觉得你倒是干记者的材料,我看了报纸上你写的文章,写得很好。”段英兴致原本颇高,听了这话,反而没有笑脸,幽幽地道:“鞋子合不合脚,只有自己才知道。”侯卫东便觉得她话中有话,道:“有心事吗?”段英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道:“这事也不知道怎么说,我从绢纺厂调到报社,是刘叔叔帮的忙。我很感谢他,只是刘坤的妈妈整天把这事挂在嘴上,好像救世主一样,让人心烦。”更重要的一点,刘坤实在不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爱人,这一点,她无法说出口。

侯卫东以前见过刘坤的父母,当时还给他们取了一个黑白双煞的绰号。如今段英到了刘家,想必与此白煞相处得不是很愉快。“看来做人还是得靠自己,否则就会抬不起头来。”段英眼睛似乎有些湿润。



这一壶茶喝了一个多小时,谈天说地,两人心情都好了不少。分手以后,侯卫东按照老习惯,到沙州学院招待所住宿,办完手续,又没了睡意,便准备到学院去转一转。走了不远,就到了学院张贴栏。平时他不看这个张贴栏,今天却无意看了一眼,就见到了上面有一张“卖房启事”。

自从冤案刚出事以后,侯卫东就想在益杨县买一套房子。平时进城就有落脚的地方,又可以存放重要物件,无意间看见卖房启事,便走过去细看。

启事的最后一句话很特别:“此房价钱超出市场价,无承受能力者请勿造访。”

从启事来看,这是一套位于沙州学院西区的住房,西区风景很美很幽雅,很合侯卫东的胃口。特别是最后一句话,更增添了他的兴趣。记下门牌号,又在学院里转了一圈,这才回到了招待所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就来到了西区临近湖边的一栋掩藏在树林中的小楼。敲开四楼大门,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探出头来,道:“你找谁?”老人是财会系刘教授,在学院很有名,侯卫东礼貌地道:“刘教授,我看到张贴栏的卖房启事,请问,这房子真的要卖吗?”看到买房人这么年轻,刘教授道:“买房子吗,我这房子价钱可不低。”他又问道:“你认识我?”“我是学院法律系毕业的,在益杨县青林镇政府工作,所以想买一套房子。”看着刘教授狐疑的目光,侯卫东又报上了系主任和一些任课老师的大名。刘教授挥了挥手,道:“进屋再说。”

交代完细务,两人就准备去办理过户手续。出门之时,刘教授敲开了邻居的门。“老郭,我这房子卖出去了,小侯是沙州学院法政系毕业的学生,他以后就住在你的隔壁了。”郭教授个子不高,头发梳得很整齐,穿了一件运动装,显得很精神。他很感慨地道:“老刘,在一起住了十年,真舍不得你,你什么时候走?”两人就站在一起说些分手的话,侯卫东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。从楼梯又下来一人,很有些气派。他老远就伸出手,然后紧紧地握着刘教授的手不放,有节奏地上下摆动了一会儿,道:“刘教授,段院长昨天回来了,今天中午学院班子集体给您饯行,就在汇碧楼。”来人是学院副院长济道林。

38